

幻觉 的 哲学

尼采八十年代手稿研究

Illusionens Filosofi

Studier i Nietzsches firser-
manuskriper

[丹麦] 约尔根·哈斯=著
京不特=译

東方出版社

幻觉 的 哲学

尼采八十年代手稿研究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觉的哲学：尼采八十年代手稿研究 / (丹麦) 约尔根·哈斯 著；京不特译。
-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1

书名原文：Illusinenes Filosofi

ISBN 978 - 7 - 5060 - 4006 - 8

I. ①幻… II. ①哈… ②京… III. ①尼采, F. W. (1844 ~ 1900)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16.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1013 号

版权归约尔根·哈斯和 Nyt Nordisk Forlag Arnold Busck A/S 2002 所有。

Illusionens Filosofi 一书由 Nyt Nordisk Forlag Arnold Busck A/S, Copenhagen, Danmark
首次出版。

版权登记号：01 - 2009 - 2023

幻觉的哲学：尼采八十年代手稿研究

HUANJUE DE ZHAXUE NICAI BASHI NIANDAI SHOUGAO YANJIU

作者署名 (丹麦) 约尔根·哈斯 著 京不特 译

责任编辑 刘丽华

文字编辑 田士章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网 址 [http://www. peoplepress. net](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50 千字

印 张 23

书 号 ISBN 978 - 7 - 5060 - 4006 - 8

定 价 42.00 元

*Jede Philosophie verbirgt auch eine Philosophie; jede Meinung ist
auch ein Versteck, jedes Wort auch eine Maske.*

Nietzsche

每一种哲学同时都还隐藏了一种哲学；每一种意见同时也是一个隐匿处，每一个词同时也是一副面具。

——尼采

本书对尼采著作手稿和书信的引用缩写

I—III, 218 卷, 页 (*Werke in drei Bänden*, Karl Schlechta 的三卷版)

KGW VII/2, 415 版本 卷/分卷, 页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KGB IV, 327 版本 卷, 页 (*Brief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KSA 10, 226 版本 卷, 页 (*Sämliche Werke. Kritisch Studienausgabe*)

UW 文稿选版 (《重估一切价值》*Umwertung aller Werte*)

本书对尼采书名的引用缩写

A *Der Antichrist* 《反基督》

DFW *Der Fall Wagner* 《瓦格纳事件》

DS *David Strauss, Der Bekenner und Schriftsteller* 《大卫·斯特劳
斯, 自白者和作家》

EH *Ecce Homo* 《瞧这个人》

FW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快乐的科学》

GD *Götzen-Dämmerung* 《偶像的黄昏》

GM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道德的谱系学》

GT *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悲剧的诞生》

HKP *Homer und die klassische Philologie* 《荷马和古典文学》

JGB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善恶之彼岸》

MAM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人性的, 太人性的》

MR *Morgenröthe* 《朝霞》

NCW *Nietzsche contra Wagner* 《尼采对瓦格纳》

NNH *Vom Nutzen und Nachteil der Historie* 《历史之用途与弱点》

PTG *Die Philosophie im tragischen Zeitalter der Griechen* 《希腊悲剧
时代的哲学》

RW *Richard Wagner in Bayreuth* 《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

- SE Schopenhauer als Erzieher 《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
- VS Versuch einer Selbstkritik (2. Ausg. GT) 《自我批判的尝试》
- WL Über Wahrheit und Lüge 《论真相和谎言》
- WWK Wissenschaft und Weisheit im Kampfe 《斗争中的科学和智慧》
- Zara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ZB Über die Zukunft unserer Bildungsanstalten 《关于我们的教育机构的将来》

前言

虽然这一“对尼采的重读”尝试着把重点放在那些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遗留下的手记，对这些手记的研究工作却难免要广泛地引入尼采著作之中的片段，并且应当能够被作为尼采著作概观来阅读。在引言和附言中将谈及一些相关文本来源和对之的解读问题。在对尼采所在历史背景和问题展示方式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概述之后，阐述的重点将集中于那些在每一个章节中讨论的首要主题。这样的一种论述方式难免会导致一定的重复（虽然视角总是有所改变），这或许会给某些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这是一本由各种不同的论文合成的论文集，只是装订在一起而已。然而这至少不是这本书的意图。既然我的最首要的兴趣所在是尼采对于认识和形而上学的看法，因而这些章节得到了比其他章节更大的覆盖面。思想史和人格史的材料在各具体章节中根据其意义比重的估计而分别予以运用。尽管尼采自己不信任任何体系，本书阐述中的主要意向仍是要展示这样一个事实：在他的思想中是有着一种总体关联的。

不管其他被讨论的东西是什么，有一个特殊的主题带着间歇总不断出现：尼采对于“哲学之本性”的看法；因为我认为这对于“尼采对哲学中的各个个的观点的论述”是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的。在我认为批判能够有助于理解的地方，我将给出一些单个的批判说明，然而我在这里所进行的是

解释，而不是批判。虽然人们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接受尼采对于事物之关联的解读，但让我们睁开眼睛，看一看“它们能够以不同于我们所习惯的方式来得到解释”，这对我们没有损害，——在今天也是这样。

带着感恩，我想到那些向我（和读者们）展示出友好的人们，——他们通读我的原始手稿，或者以其他方式来给予我帮助。在这里我也想要向诸位日耳曼语学家们表示感谢：莱恩霍尔德·施罗德硕士（cand. mag. Reinhold Schröder）教授在一系列翻译问题上的语言帮助，写有尼采论文的维果·柏维·克韦斯特硕士（cand. mag. Viggo Bové Quist）；向古典语言文献学家们表示感谢：乌拉·克利斯朵夫森硕士（cand. mag. Ulla Christoffersen）学者、卡斯顿·佛罗斯·约翰森（dr. phil. Karsten Friis Johansen）教授以及佛利兹·绍比·彼得森文学证书学位者（lic. phil. Fritz Saaby Pedersen）教授，他们显示出了极大的忍耐性，承受了语言上的额外工作；另外也感谢我在哲学院的同事，约尔根·德斯硕士（cand. phil. Jørgen Dehs）学者和大卫·法沃霍尔德博士（dr. phil. David Favrhold）教授，他们阅读了手稿，并且让我得到可能听取他们的意见。基德·斯多姆（Gitte Storm）夫人小心地誊写了我的手稿。

最后感谢国家人文研究委员会通过提供赞助而使得这本书能有一个较低的市场价格，另外感谢出版社编辑索伦·汉森（Søren Hansen），他的富有耐心的操作使得这部手稿成为了一本书。

1982年8月

约尔根·哈斯

目 录

- 前言 / 1
- 引言 / 1
- 一、不合时宜的人及其同代人 / 12
- 二、狄俄尼索斯的信徒 / 45
- 三、向权力之意志 / 60
- 四、悲剧 / 96
- 五、历史 / 120
- 六、艺术 / 140
- 七、道德和宗教 / 162
- 八、认识 / 207
- 九、形而上学 / 266
- 十、哲学和虚无主义 / 291

- 附言：尼采，神话和面具 / 310
- 丹麦文版书中所给出的参考文献 / 316
- 丹麦文版书中引文出处位置对照 / 322
- 附录
- 世界观：罗曼蒂克和哲学 / 326
- 译者短语 / 352
- 译者在二〇〇六年的一篇博文 / 354

引言

在最近半个世纪的伟大哲学家们中，大多数都有着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是疑思的表达，——特别是一种这样的疑思：事物并非是如同那些哲学家们在他们的体系中所想象的那样。对于“各种观念”、对于意识、对于哲学家们关于世界的各种理念的批判进入了哲学沉思本身的核心。基尔克郭尔不相信哲学通过对于理性的系统性运用来理解生存的能力；实证主义者认为理性是在科学之中而不是在哲学思辨之中；马克思对那些唯心主义哲学家们的质疑，指出他们为历史实在所给出的蓝图是理想化的——是歪曲和错误的；而叔本华则开始怀疑理性本身。这一时期的最后一位伟大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则直接地宣称，所有被人们用来“解释世界”的旧的价值已经摇摇欲坠（*hinfällig*），“试图借助于理性和道德的概念来解释世界”的哲学是智性上的不诚实、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欺骗、是被用于体系形式上的幻觉。通过这些“以认识的名义出现”的幻觉，现实的真正实质被掩盖，以便让这现实能够在道德和智性上变得可被接受。尼采的基本论点之一就是：认识和道德不是对真相的揭示，而是“使得我们能够去统治世界”的权力工具。旧的哲学观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洞察各种幻觉，尼采则相反认为哲学不是洞察性的、而是引起幻觉的：哲学自身创造出各种妨碍“去观照真相”的幻觉。对于尼采，这些幻觉中的大多数首先并非是认识上的缺陷，而是畏惧或者说是对于“去看世界如世界所是”之勇气的缺乏。那旧的、关于“理性洞察幻觉的能力”的思想本身是一个幻觉。启蒙所具的关于“意识化”或者“觉悟化”的梦想只是一个“不知自己是梦想”的梦想；意识、理性自身并非如那些哲学家所以为的那样“是透明的”：“在那真相的真正朋友，那些哲学家们的背后，也有着一种对于他们来说是意识不到的预谋（*Absichtlichkeit*）在工作着”，——在尼采的手记之一中这样写着。“在意识背后有各种驱动力在工作着”，这一想

法在今天并不使人吃惊，但是在那“人们将理性看成是各种驱动力的隐藏动机的‘纯粹’对立面”的十九世纪，哲学家和诗人们还能够用这样的说法来挑衅市民阶级。在尼采死去的那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第一部巨著《梦的解析（1900）》出版，而在短短的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人都能够来谈论关于“那无意识的”。诗人诸如波德莱尔和兰波、易卜生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斯特林堡和邦^①，也能够以不同的方式给出这样一种体验：与自由乐观主义和进步乐观主义的耀眼大河相逆，有着一道阴冷潜流反向而上。只在那看得见的表面上，人们还能够看见那种“被陈旧的哲学家们看成是支承和驾驭现实的原则”的理性的微弱痕迹。在这些年里，冲突意识不断地成长着，向内联系到那种时而被称作是“上帝死了”的经验，向外则在德国经济繁荣年代^②蕴含了诸多经济崩溃。维多利亚和俾斯麦时代的对立面，——一方面是存在和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是基督教道德，使人不再可能继续将历史进程解释为一种道德进步；在这一时代中关于“颓废”的诸多说法就是一种相对于“向更好发展”的乐观主义信仰的直接对立面。在1865年冬天，年轻的尼采读到了叔本华的首要著作，这著作对他的作用就“好像是疾病和健康、咒语和皈依、地狱和天堂”^③。从叔本华那里，尼采学到了世界的完全统治原则不是理性，而是意志；在叔本华那里他能够读到作为“我们的欲望意志的对象”的世界和作为“我们的智性观念（哲学家们关于世界的各种理论，亦即各种幻觉）的客体”的世界之间的悲剧冲突。在尼采后来写《作为教育者的叔本华（1874）》时，他宣称“我理解他，就好像他是为我而写的”（SE, I 295），而尼采后来对于虚无主义的定义——“各种最高的价值失去了其价值（sich entwerten）”，完全可能就是出自他学生时代的体会：那些被时代认同的价值并非是那最高的价值。叔本华在这时代的开始被看作是最不合时宜的哲学家之一，但是在这个年轻的学生看来，相比那些不怎么悲观的思想者们，他则是为这时代给出了更好的表达；语言文献学家尼采开始对古典悲剧感兴趣，这看来是无法和他

① 译者注：邦，Herman Bang（1857—1912）丹麦小说家。

② 1871—1873年，在这一阶段里有相当多工业公司在德国被创立。

③ 《自传》*Autobiographisches*, III 133.

从叔本华那里学到的哲学割裂开的，——叔本华在悲剧中看见了艺术的最高形式，以及最高的生命智慧。但是，尼采从不曾显现为一个叔本华哲学的不加批判的追随者；叔本华把意志等同于欲望，将意志作为一种维持生命的驱动力，这时尼采则将意志看作是一种自我扩展的驱动力，自由的人完全可以以一种不像叔本华那样悲观（那样禁欲苦修）的态度来看这意志^①。但是，他们两个（正如当时的其他极端思想家）一致于对“理性之普遍统治的信仰”表示抗议。如果说康德将理性宣称为批判的最高法庭（“die Rechterstuhl der Vernunft”），那么这些新的哲学家所做的事情就是把理性本身送上了被告席，而在尼采那里受到指控的就是哲学。尼采将理性指控为“制造幻觉的能力”本身，但同时也承认它具备一定的力量去洞察它自己在先前所犯的错误；这看起来有点自相矛盾，然而按照尼采的说法，这只是这样的一个标志：比起那些陈旧的哲学家们所想象的，理性并不那么“纯粹”，并不是那么能够免于冲突和矛盾的。

尼采把古典悲剧作为他的第一本书《由音乐之精神的悲剧之诞生》的主题，这不仅仅是与他的专业有关，不仅仅是与他对象瓦格纳和叔本华的投入或者和他从小所具有的对音乐的兴趣有关，这之中也牵涉到罗曼蒂克运动试图通过

^① 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中，叔本华将意志看成是“blinder Drang（盲目的冲动）”（§ 27）、“endloses Streben（无限的追求）”（§ 29），这种盲目的渴望和无限的追求在时间和空间中客体化为各种“表象”，并且意志的根本在于需求和欲望之中：“Alles *Wollen* entspringt aus Bedürfnis, also aus Mangel, also aus Leiden（所有的‘意欲’出自需要，所以也就是出自匮乏，所以也就是出自烦恼苦难。）”（§ 38）。只有通过认识摆脱“Sklavendienst des Willens（意志的奴役）”（同上），人才达到对苦难的摆脱并且得以理解“die Dinge frei von ihrer Beziehung auf den Willen（……），also ohne Interesse, ohne Subjektivität（事物而又摆脱开事物对意志的关联……就是说，没有兴趣关注，没有主观性）”（同上）。这一“内省”不是科学的认识（科学的认识总是服从于表象的法则——因果律），而只能在艺术中发现，而艺术对于苦难的明确关系则在悲剧（*das Trauerspiel*）中清晰地展示出来，——在之中，“der Widerstreit des Willens mit sich selbst（意志与其自身的斗争）”显现出来（§ 51）。一切生命是苦难（§ 56），甚至“爱”是“Mitleid（同情/同苦）”（§ 66），而在这一“同苦”之中叔本华看见了一种“邻爱的”伦理的基础。

尼采远离了这种“将意志作为无力的欲望”的“悲观”理解；对于他来说，是要把意志理解为人格原则，使之达成自由扩展（但是并非每一种意志展开都是自由的！）。

使得自己的那种对于“古典”的通常是模棱两可的关系精确化来明了自身的认同性。在尼采看来，古典的人们比起他同时代的这些“碎片之人”要更完整；这样一种理解方式无疑是罗曼蒂克式的，而且，比如说基尔克郭尔也无法回避这种观察方式^①。年长一些了的（更少罗曼蒂克的）尼采被古典时代吸引，也是因为古典时代还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前的那些古希腊人并没有去将认识（“理性”）弄成是生存中的最高价值之一；他们并不畏惧幻觉，而是去使得幻觉成为他们所创造出的最高艺术形式——悲剧中的支撑者。尼采在巴塞耳写了一份对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哲学史概要的草稿，比起赫尔曼·迪尔斯（Hermann Diels）（迪尔斯通过他在收集这一哲学的渊源资料上的突破性工作而使得那些“先于苏格拉底者们”有了知名度）要早十多年。更晚一些，在尼采那里有这样的说法：“真正的希腊哲学家是那些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到了苏格拉底一些东西有所改变）”（III 765）。从苏格拉底开始，颓废进入了哲学（参看比较 III 637）。值得一提的是，在尼采的创作中他给出一种很明确的概观，特别是对于那些“先于苏格拉底者们”的风格上的特征，并且，他并不将这一风格作为某种外在的东西；到后来他自己以这种类似的风格来写作，——碑文式的格言、幻象启示式的喻言、神秘莫测的预言，等等；这时，我们就无须去寻找所谓来自圣经的“影响”了，而是应当进入到阿那克西曼德的“伟大风格的石碑文”，并且，特别是要到记忆中去寻找赫拉克利特。

尼采的文化批判在他对欧洲哲学（以及对那“应当是作为其基础”的理性）的大规模造反中达到了高潮，这时，感觉到自己是“欧洲人”的尼采，比起他自己所愿，更具当时的时代性；他之所以并不意识到这一点，原因想来是在于：他对那些漫布欧洲的精神潮流接触很少，乃至从严格意

^① 在这里（以及后面）“罗曼蒂克”这个用词所覆盖的是一系列不同的潮流所具的共同特征：它们都和启蒙的各种理念划清界限。在文学史上，传统地分为“感伤主义（*Empfindsamkeit*, 1740—1780）”、“*Sturm und Drang*（狂飙突进）（1767—1785）”、“古典（1786—1932）”和“罗曼蒂克（1798—1835）”（见 *Daten Deutscher Dichtun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Berlin 1953,³1962）。歌德在其意大利旅行（1786—1788）中受到古代的启迪，有著名的句子，*Das Klassische ist das Gesunde, das Romantische ist das Kranke*（古典的是健康的，罗曼蒂克的是病态的），——而这恰恰完全就是尼采的看法！但是尼采在许多地方对古典主义关于古典时代的看法是拒绝的。

义上他并不能被称作是一个“好的欧洲人”。这样，他很迟才对布兰德斯和斯特林堡有所知，并且，虽然他喜欢把德国批判为文化上的地方狭隘主义，他还是在比他自己所能知道的更大程度上继续是一个“德国人”。然而，他对于“认识”的抨击仍然带着一种本原的独创性，这种独创性是他自己所特有的，并且，许多年来这种独创性在过高程度上处在那种联系到他的名字的“对道德和宗教的抨击”的阴影覆盖之下。这部分地关联到，一系列论述到这一主题的书稿和草案直到新近仍旧只曾被以一种非常不完美的形式发表出来。因此对这一材料有必要作出一些说明。

尼采在身后留下了一系列笔记和手稿纸片，在之中包含有对新的著作的一系列计划。在这些草稿中，从1886年开始，多次出现了一部计划中要写出的书的标题：*Der Wille zur Macht. Versuch einer neuen Auslegung alles Geschehens*（向权力之意志。对于所有已发生事物的新解读之尝试）。对这一著作（以及对其他著作）的构思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得我们有可能去追踪尼采的思想在他的最后的有为之年中所考虑的那些主题，然而它却使得“重构一部著作”却成为不可能，——特别是诸如他的妹妹伊丽莎白·佛尔斯特——尼采（Elisabeth Förster—Nietzsche）和他少年时代的朋友彼特·嘎斯特（Peter Gast）一同在1901年出版的和在1906年又一次（以扩展和更改了的形式）出版的那种著作。关于这一所谓的“首要著作”的争议，从那时起就一直存在着。无疑，尼采曾有过这样的打算，就他的整个Umwertung（价值重估）程序（这出现在许多被保留下来的草稿中）给出一个集结在一起的展示；但是尼采妹妹所发表的那些选出的笔记则无法被看成是一部著作，更不能被看成是一部首要著作。首先要明确说明的是，这样一本书的简单草稿从来就不曾存在过；我们能够谈论的只是一种对于各种笔记的完全任意的编选，主要是出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文稿。在这本书作为《向权力之意志》而出版时，出版者并没有强调这之中的这种关联，同样，在“这部著作”进入一系列二十世纪初开始出版的尼采选集版本时，情况也是如此，而这情形向人们强化了这样一种印象：这样一本完成的尼采著作是存在的。其次，人们所谈的其实只是一种对于尼采遗稿的相对地小规模地选用而已。第三，尼采的妹妹拿下了所有对尼采的所谓Nachlass（遗留物）的权利，而通过她对于文字材料的占有性操作使得

一种考据性的版本成为不可能。这又导向了我们必须提及的第四点：尼采妹妹对信件和手稿的篡伪。特别是这一点，导致了一个“尼采神话”的出现：在伊丽莎白接手了在魏玛的“档案”时，她马上为那些严肃地参与研究的人们在工作上设置了障碍，——如果他们的观点不同于她自己的、或者如果她因为别的原因不喜欢他们，她就禁阻他们参看档案材料。部分地因为这个原因，各种不同的“全集版本”从来就没有得以完成，特别是牵涉到信函^①。一系列在这档案之外的研究者对伊丽莎白的工作作出了合理的抨击，但是，既然他们无法接触到那些手稿，因而他们无法使自己的反对具有必要的分量。在她和纳粹（纳粹分子们认为可以把尼采作为一面镜子来阅读）合作时，情况也没有改善。由此（并且通过出自尼采妹妹之手的三卷本的、影响极广的《尼采传》），尼采作为纳粹政党意识形态家的神话就出现了；而伊丽莎白在1935年，在她去世前不久，让人绘制了一幅自己和希特勒一同在尼采半身像前的画像。这一神话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一场对观点不同的尼采研究者的系统性压制，加上对一系列的尼采信件的参引。这些信件在大多数情形之下被尼采的妹妹作了很大程度上的改写：以许多封不同的信函拼凑，加上许多删削和更改，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伊丽莎白干脆就改变了收件人的名字而使得信件看上去就像是写给她的。下面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一封给伊丽莎白的愤怒的信中（这封信指责了诸如伊丽莎白的反犹太主义思想），尼采这样写道“*Aber du hast mich nimmer verstehen!*（然而你从来就不曾明白我）”。据说妹妹去掉这信中的一段指责并且通过把“*nimmer*”中的“*n*”抹去而把这一著名的句子更改掉，这样就成了“*Aber du hast mich immer verstehen!*（然而你一向明白我）”。在那些已经出版的版本中，她完全有理由不去作任何修改；问题是在于，她对那些 *Nachlass*（遗物）手稿作了一些什么？看起来她对此只有较小的兴趣，但一件事是确定的，这就是：她在出版中没有标明，她在什么地方对文字进行了改动。每一个出版“包含有不清晰的文字、改动和补充以及类似的成分的手稿”的出版者，当然是可以对原稿进行一定的编辑改动，然而同样也是理所应当

^① 重要的旧版本是：所谓的 Grossoktav 版二十卷（GOA），莱比锡 1905 年之后，和 Musarion 版二十三卷（*Mus.*），慕尼黑 1920—1929）。尼采档案的 Historisch-kritisch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und Briefe，从 1933 年开始，从来就没有得以完成。

然地有义务说明在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编改。但伊丽莎白不这样做，并且我敢说她是缺乏所有去这样做的前提条件；确实，她让鲁道夫·斯坦纳教授她哲学，但是看来师生之间所专注的只是一些更为轻飘飘的课题。

在伊丽莎白死后不久，世界大战使得进一步的工作停止了，但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卡尔·施莱希塔 (Karl Schlechta) 出版了一个“洁本”版，——施莱希塔在三十年代曾经短时期地参与过尼采档案的工作。但是施莱希塔的版本《弗里德里希·尼采。三卷本著作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in drei Bänden)》(1954—1956) 从语言文献学的许多方面来看却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特别是作为这样一个事实的结果：他把“能够进入尼采档案”作为唯一的依据 (在德国被分割之后，魏玛落到了俄国人手中)；而且这一版本不是完全的。特别是对信件的编选，只是一个选本。但是，在这个被人广泛地引用和非常舒适的版本中的第三卷，施莱希塔通过把那些在《向权力之意志》中的警句按时间顺序来重新排列而“解决”了尼采的“未发表作品”的麻烦。这里需要补充，施莱希塔的看法是：这一“废料”是“在专业上毫无意义的”；这一论点为卡尔·吕维特 (Karl Löwith) 等人所接受，但是它仍旧是一只引起争论的苹果^①。直到已故的乔基欧·库里 (Giorgio Colli) 和马兹诺·门梯纳利 (Mazzino Montinari) 着手筹划著作集版本，对尼采著作的工作才重新开始。1906 版的《向权力之意志》包容了 1067 条警句，而在“批判性的全集版”——*Kritische Gesamtausgabe* (柏林，从 1967 年开始) 中的相应各卷则超过了 3000 条，尽可能地接近时间顺序。但对于这一“计划要包括 33 卷的全面版本”的使用还是受到相当的限制，因为至今为止，带有文本考证的评注卷只出版了一卷。在这方面，更好的一个版本是同一出版者在新近所出版的“批判性的学研版”——*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1980)，在之中，第 14 卷包容了对 1—13 卷的批注。

就已有的出版情形看，学研版 (Studienausgabe) 出现得太迟而无法被

^① 门梯纳利 (Montinari) 在他对现今刚出版的“学研版 (Studienausgabe)”评论中以这样一个结论来总结这争执：“从《向权力之意志》的笔记中所出现的是 *Götzen-Dämmerung* (偶像的黄昏) 和 *Der Antichrist* (反基督)；其余是——“遗留物” (学研版，14, 400)。